

·读书札丛·

谈蔡国梁《陈士斌对〈西游记〉人物和
情节结构的批评》所用版本之误

胡 淳 艳

蔡国梁在《文献》1985年第1期上发表了《陈士斌对〈西游记〉人物和情节结构的批评》一文(后改题为《陈批〈西游记〉零拾》,收入蔡国梁论文集《明清小说探幽》,浙江文艺出版社,1985年),主要从人物性格、谋篇设局两个方面对清代陈士斌《西游记》评点中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分析论述,使人对其所论述的问题有了一个较为清晰和全面的认识。论文发表后,近十年内,学界并没有异议。笔者最近偶然读到,却发现其立论基础存在根本性的错误,因为蔡国梁文章所用的《西游记》评点本的版本有问题。虽然时隔近十年,仍然有指出的必要。

所谓陈士斌批评《西游记》,指的是清代康熙年间陈士斌的评点本《西游真诠》,初刻于康熙三十五年(1696),一百回。封面题“悟一子参解”、“长春真人原本证道书”、“西游真诠”。首为康熙丙子(1696)尤侗序,次为康熙甲戌“真诠自序”。序后为目录和图像,图二十幅,配诗。正文题“西游真诠 山阴悟一子陈士斌生甫诠解”。每回末有“悟一子曰”诠解,甚长。此本翻刻较多,有乾隆四十五年(1780)芥子园本,乾隆四十七年敦化堂本,光绪初翠云山房本、光绪十年(1884)良月校经山房校刊本、光绪十六(1890)年广宋斋校印巾箱本、民国年间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等等。

蔡国梁的文章(以下简称蔡文)所依据的版本,是1923年上海锦章书局印行本,首列康熙丙子尤侗序,正文前署“山阴悟一子陈士斌允生甫诠解”。笔者将其与康熙三十五年的初刻本相比勘,并核对蔡文中所引用的评语,发现其所引用的批语和1923年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的《西游真诠》相同,而不同于康熙三十五年的初刻本。

从康熙本的《西游真诠》看,陈士斌的批点采用回末总评的形式,没有夹批、旁批和眉批等其他形式。而锦章书局的石印本中,则是在回末有总评的同时,在正文中又有眉批和旁批。二者相比,回末总评是一致的,但康熙本中没有石印本中的旁批、眉批。而蔡文中引用的绝大部分的评点,恰恰都出自正文中的眉批、旁批,只有极少部分出自回末总评。作为初刻本的康熙年间的《西游真诠》中所没有的评语,却在民国年间的石印本中存在。这让人非常怀疑石印本中多出的眉批

和旁批的真实性,进而要对其版本提出质疑。

如果将石印本的旁批和眉批,以及蔡文中所引用的评语进行分析,可以发现,其对人物性格和谋篇布局的评点中所表现出的艺术观点,和《西游真诠》的回末总评中的评点观点差异非常大。在回末总评中,陈士斌主要是以道教的内丹学对《西游记》的文本进行评点,大多都是曲解附会,而少有从艺术角度对《西游记》的评点。而据蔡文的分析,《西游真诠》对《西游记》的艺术方面则有较为合理的论述。

从上面的分析,可以得出结论:蔡文所依据的《西游真诠》的版本靠不住,因而其立论的根本依据就出现了错误。

那么蔡文所依据的锦章书局的石印本又来源于什么版本呢?

首先,必须肯定的是,这个石印本部分依据了康熙年间刊刻或者其后翻刻的《西游真诠》本,这从其回末总评与康熙初刻本完全相同就可以肯定。但是,在康熙本《西游真诠》之外,这个石印本当另有所本,否则无法解释正文中的大量旁批和眉批的来源。

查对其他《西游记》的评点本,发现乾隆年间张书绅的《新说西游记》中的若干评语正是《西游真诠》锦章书局石印本中旁批和眉批的来源。仅举几例:

第三回,孙悟空打入冥界,鬼卒奔上森罗殿报“大王,祸事祸事”,十殿冥王排班处,石印本上批“森罗殿上报祸事,奇闻”,“阎王竟怕鬼,奇谈”。在《新说西游记》中,都有相同的夹批。

第五十四回,八戒看到女儿国王,丑态毕露,《新说西游记》夹批云:“绍兴的老酒——一坛酸意。”石印本中也相同。

第六十回,火焰山土地说出其火是悟空所放,并说明原因,石印本旁批“千里来龙,万丈落脉,真有丹山落凤之妙。”《新说西游记》相同。如此等等,不再一一列出。

通过比勘,发现石印本中的旁批和夹批,皆来自《新说西游记》的批点。蔡文中所引用的大约几十回的批语,皆来源于此,只是被从《新说西游记》中摘出,置于《西游真诠》之中,人多不查,直以为就是《西游真诠》的批语。

《新说西游记》是乾隆年间的张书绅以儒家观念批点《西游记》的评本,其中多以《大学》等儒家经典语句评论《西游记》小说文本。但是同时,在各回中,又有许多从艺术角度对小说文本的阐释。《西游真诠》的石印本就采用了这一部分的评语,将其加入评点之中并出版。由于其只标题《西游真诠》以及陈士斌批点,并没有指出其中又摘录了张书绅评本的部分评语,导致了读者的错误认识。

因此,蔡文的错误之处,并不在于其艺术分析,而在于没有搞清楚所依据的版本。其所谓的《西游真诠》的艺术评点,当是《新说西游记》的艺术评点。版本之于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,由此也可见一斑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北京师范大学